

梧桐和诗

梧桐很高很高，遮住了屋顶的天窗和四方的烟囱，隐去了老式的电线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仿佛时光之神的宠儿。孩子长大了，老人老去了，但梧桐却依旧只是如旧伫立，无冬无夏，在某一个午后，守护着屋后几方青砖绿苔，和几处突兀的怪石。

梧桐从不言语，只有风雨中轻轻的沙响，似乎想要传达什么，似乎又不是。梧桐的歌湮没在人们的笑语中，有高大的身躯，却不能在孩子心中保留一寸方圆，仿佛不曾来过。但梧桐从不气愤，仍旧只是静默地守护着，在人们几乎要淡忘的角落里，无冬无夏。梧桐的叶子定格在深秋，永远在那一片昏暗的风雨中随风飘舞，永不坠地，一遍，一遍，又一遍，从不厌烦。每一次飘落，都夹杂着思念，都诉说着一个个书中的故事，演绎着一段段似有若无的记忆。

梧桐的专属色彩是枯黄，盛夏的苍翠不是记忆里的梧桐。“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”，记忆里的梧桐，总是默默地伫立在屋后，淡黄的苔草，干枯的茅房，和梧桐一道，渗着秋日的气息。没有收获的喜悦，没有离别的伤感，是一杯腾着热气的草茶，几片不知名的草叶，略有几分香醇，更兼几抹涩意，使人亲切，陌生，仿佛阔别重逢。

梧桐是那个年代的印记——没有游戏机，没有遥控车的童年——四处攀爬也是孩子的一大乐趣。只是简单的抱着梧桐，寻找一个，又一个落脚的枝头。不为获得什么，只傻傻的快乐，在树杈上停半晌，一个人静静地注视着远方，和梧桐一起。透过焦硬的树皮，可以感受到梧桐的凉爽，斑驳的树影映在脸上，山际的残阳不再炫目，有的只是些许温暖。

梧桐留给人的，总是一场，又一场的怀恋，一场又一场遗憾。孩子在树下拾起一片梧桐叶，枯黄中依旧留有几抹绿意，轻轻拂去尘埃，透过头顶的骄阳，渗入几缕的光芒，略带几分唯美，伴着淡淡忧伤。孩子摇摇头，摇头轻叹一声，捡起一片树叶，仔细打量，又摇头。

仿佛想到了什么，又沉默下去，把树叶平整地放下，掩上泥土，插上小花，傻傻的拜了拜，
转身离开，又不舍地回头看看。

梧桐很高很高……